

犁頭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九二七年一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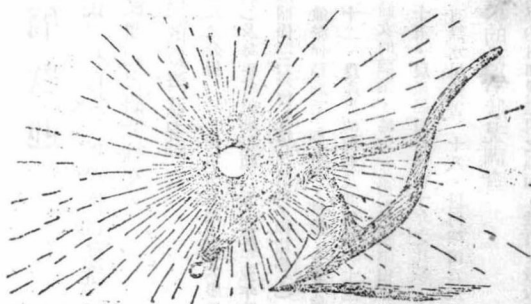
犁頭

廣東省農民協會印行

第一期

〈版由五逢〉

民國十五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目

犁頭宣誓

綺園

高要地主民團圍攻農民協會殘殺農民事件

笑僊

曾鏞

泉

本會歡迎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詳紀

通令 附本會各局辦事處組織章程

公佈 已批准成立之農民協會

農民俱樂部

惠稿歡迎

本報對於農民各種問題均取公開的研究態度關於下列之惠稿表示無限歡迎

(一)關於農民問題之研究論文

(二)關於農民的經濟狀況調查

一．該地農民之分析 二．地主所有地之最大限與最小限 三．佃戶租地的最大限與最小限 四．押租額(批頭)及每年每畝納租額 五．豐年荒年收租納租的情形 六．每畝生產費額及總收額 七．農家金融關係(三益會，借貸狀況，押店等) 八．僱農關係及工銀 九．租田契約內容及換田情形 十．兼營何種副業(如畜牧，紡織，及其他小手工業)每年收入若干 十一．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的狀況 十二．農產品的種類及其價格 十三．農家生活狀況：大家庭抑或小家庭(普通一家約有幾口)，婦女的職業，每年一家要耕幾畝田才能維持生活 十四．農產銷售于何地為多，運輸的方法如何 十五．農產品價格與前十年之比較 十六．農業需用之各種器具肥料價格與前拾年之比較 十七．有無水旱蝗害 十八．以何種田為最多，水田，旱田，沙田，菜園，牧場)

(三)關於農民的政治狀況調查

一．田賦以外的附加費雜捐之種類，性質，徵收機關及金額 二．駐防軍隊屬何軍所轄統率者是否本地人，其為人若何，對於農民協會是否幫助，對農民有無騷擾 三．歷年來政局的變化，影響于農民心理者若何 四．紳士對農民協會的態度及其採取之手段，縣民對紳士之態度若何 五．鄉局社學公約等機關之性質及其經費之來源 六．土匪對農民協會之態度 七．有何秘密結社 八．民團(保衛團，鄉團……)對農民協會之態度，已否有全縣聯合之機關，主持者姓名地位思想及在該縣之勢力若何，組織法(章程)團費徵收之方法，當時成立之原因及沿革，有無破壞協會之行動，人數約有若干，軍械若干 九．士紳對於行政官與駐防軍隊有何種關係

(四)有關於農民的文藝(詩歌、農諺、童謠、圖畫等)

本報定價

每期零售銅元五枚。定閱全年三十六期小洋一元，半年十八期小洋五角。外埠寄費在內。郵寄照伸，不折不扣。各團體機關一律贈閱，函索即寄。

犁頭宣誓（代發刊詞）

羅綺園

我們有一把犁頭，一把鋼的犁頭。

犁頭唯一的責任：就是在開耕的時候，將上層的，枯燥的，龜裂的，減削了培養能力的地面滾個翻身，同時又把那些在地面上潛滋暗長寄生着的莠草亂苗連根剷除，爲日後的種子開一條新的生路。犁頭的使命只是生的創造，惡的剷除，不知其他！

我們的地面，雖然每年以犁頭的威力照例翻換兩次，但是我們的奴隸的生活，却數千年如一日。我們的祖宗把奴隸的資格遺傳下來，我們也依樣葫蘆的把這些「祖蔭」交給子孫去。雖然朝代是已經由黃帝到了亡清，而且現今更變號「共和」，皇帝也掉過花樣，不坐龍庭了。可是有時候，連給我們暫安於奴隸的境遇還沒有，竟淪落到重重壓迫，欲求爲奴隸而不可得的時期，譬如現在。世界的確一天比一天壞，你看我們農民一天比一天窮困就可以知道。大概這世界並不是爲農民，而只爲那些席豐履厚不作工而有飽飯吃的人而設之緣故罷。試看他們的盛筵中，又何莫非滿堆着我們的血和肉呢？

我們現在要創造一個我們的，友愛的，共同生活的，新的世界；我們要與惡劣的，殘忍的，舊的世界作戰！既然如此，蹙額捶胸，呻吟歎息都是沒出息的「孱頭」所做的事，至于哭泣與哀求，那更是怯懦而且愚笨可鄙不過了。世間那裡有從天掉下來的恩惠呢？我們所需要的是憤怒與反抗，雖然流血，亦所甘心。

愛和平的人大抵不願意流血的罷。但是敵人殺到身邊來生死一問的時候，你也不願意拚

命一戰麼？然則即使你絕不抵抗，引頸受戮，結果也終不免於流血呵！你或只是忍耐，竟願意呻吟於敵人鐵蹄之下輾轉就死，抑或寧願戰而不勝被殺於敵人鋒刃之下呢？

我們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媚外軍閥，買辦地主，劣紳土豪，貪官污吏，驕兵悍將。凡此種種，同屬仇讐，須廣我宣傳，嚴我組織，主張行動，合力同趨，一致革命，決不妥協，猶之莠草，勢在摧除。使所犁之地，永屬於持犁之人。犁頭犁頭，如是宣誓。

鋤頭不拿起，世人皆餓死。
拿起鋤頭來，先餓死自己。
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
醫得眼前瘡，剗却心頭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歸來淚滿巾。
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
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
纔得放脚眠，蚊蟲蚤蟲出。

高要地主民團圍攻農民協會殘殺農民事件

受地主階級壓迫而成之高要第一區農民協會

高要農民運動始於民國十二年冬，因為此

時該處地主們首先成立一個「稅業維持會」為

壓迫農民的工具。此會之設原為向農民強迫加

租，并決定通用大斗大秤收租，同時勾通縣

署游擊數十名，穿鄉過堡，坐收租谷，如農民

少有抗租，或交租稍遲，與及租谷不十分好，當即鐵線加頸，出

其慣嚇農民的臭喊：「還官究辦」。這麼一來，當日孔老二先生美

稱「吾不如老圃」而又頂事的耕田佬，可是氣不過了，也動起

來了。他們就自然而然的，召集農民大會，決議成立端源農工協

會，有十餘鄉，會員人數約式千餘人。并發出宣言：如有地主恃

勢，強迫加租，大斗大秤，種種虐待我們，我們要團結起來以武

裝反抗。地主們見農民怒潮突起，恐不能施其毒辣手段，乃共出

法寶，向縣署控告，說農民招集土匪無賴，抗不交租。不敢用

「先斬後奏」手段，而用「先禮後兵」的所謂合法手續，可算是對農

民降格將就了。殊不知老不怕死的耕田佬，又要開會決議：如果

官廳或軍隊有迫地主指使，勾結壓迫農民，我們都要一齊反抗他

。攪不起的地主階級壓迫農民的風潮又如此過去了。等到民國十

四年春增加會員八百餘人，及至廣東省農民協會於「五一」節成立

後，他們的出席代表已去，乃依據第一次全省大會通過章程，改

組端源農民協會，從各鄉組織起，成立十個鄉農民協會，再由十

鄉協會聯合成立高要第一區農民協會。那麼，這第一區協會之成

立，可說是地主階級為有組織的加租，勒收，恐嚇，逼到農民也

為有組織的團結反抗，相因而成的。但是階級的組織越明顯，壓

迫與反抗的事實越不能免。此次慘殺案之遠因就在於此。

慘殺案之近因

自從第一區協會於十四年六月間正式成立後，

地主們製造種種謠言，說什麼「共產黨」，將來農會

要「公產公妻」，——地主們和帝國主義軍閥及一切

反革命派一樣的口吻來中傷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或說是：「亂黨

匪黨」，詆毀恐嚇，無微不至，極盡其能事。農民們固然不啻受

盡地主階級的威脅與摧殘，但他們並不因此而停止工作，也許因

此，而更加熱烈的進行，此時相繼成立的協會，除原有十鄉外，

又多幾個鄉了。因範圍廣大，乃籌備第二區協會。地主們眼見農

會農民部頒佈農民協會章程，暨先總理發表政府對於農民運動宣言而後，各地農民紛起接受本黨切實之輔助，奮然而起，以謀解放。然而試觀每一縣區鄉農民協會成立至今，經過情形乃無一不慘被反革命之土豪劣紳地主糾率民團恣意摧殘之禍。這如民國三十四兩年，廣寧花縣等處迭受民團摧殘慘禍，習置勿論。茲述其近者，今國民國十五年元月初旬也。正在東南兩路反革命勢力顛覆之際，廣東統一實現之候，而又值大會在革命根據地之廣州開會，更加確定導引農工參加國民革命之時，革命空氣日見緊張，其間豈尙能使反革命派更有活動之餘地？乃中山南海高要三縣，竟於最近數日間，迭以各該縣反革命民團壓迫摧殘見告。查去年十二月廿七日中山縣德能都區農民自衛軍隊長吳兆元，被張家灣鄉劣紳吳慶山林敬孔，民團長吳梅修，第三分署署長吳貫一，護沙隊隊長吳旋等主使，買兇亂槍轟殺，此一事也。十二月三十日中山縣第三區橫麻沙鄉農民協會委員長顏喜就，被該鄉劣紳梁社申同民團長麥關趙擊斃命滅屍，此一事也。本年元月一日南海第四區堤田鄉農民自衛軍列隊前往東村埔，致祭農友梁爐，同時路經石灣，突被石灣三約總局民團，無故放槍制止農軍經過，擊傷農友梁以梁橋梁南三名，此又一事也。元月七日中山第二區農民協會報告，該區涌頭鄉保衛團局長兼民團大隊長李公藩，挾恨涌邊涌頭厚山等

鄉迭次對於呈究去年十一月廿一日槍傷農軍會華義，及追究去年十二月廿日被強奪農旗強繳農軍槍枝事，乃有秘密結合本縣青年黨賊匪，盡繳三鄉農軍槍枝之舉，此又一事也。是固均口在壓迫之中，呼籲待救，需要吾黨農民政策之輔助，而有願於貴會切實之維持矣。而農民受禍尤不止此。時至今日，竟有比廣寧花縣受迫更甚，被害更深，需救更切者，無有逾於高要第一區農民協會。敝會現據該會連日專人奔報稱，敝會正在發展組織於附近各鄉之際，都權鄉業已定期本月三日開幕，思可伍村羅見等鄉農民亦均派代表，聲請前往組織該鄉農會。詎當地土豪劣紳地主盧沂川，梁榮邦，黃獻樓，謝遠卿，宋煥初，伍啓文，陳材祐，梁錫贊，甘吉雲，陳鑑波等，向來欺壓農民。以爲農會一旦成立，必於彼輩無利，爲先發制人之計，於一月二日乘夜在縣屬水南三聖宮，聯同集合民團五百餘人，突於三日上午三時向我第一區農會所在地嶺村鄉進攻。我農軍完全無備，猝起應敵，堅持至上午九時，衆寡不敵，卒被衝入嶺村，當被殺斃農軍三名，全村居民迫隨農軍四散避匿，敵遂縱火焚村，被燒人家三十餘家，燒斃六十三歲逃避不得之會員陳泰一名，並被敵鎗斃五十八歲風癱臥病婦孺謝供慶妻某氏一名，被殺會員麥馨一名，刀槍重傷垂斃者，陳兆材陸大陸水伍宋氏四名，傷者二十餘名。其餘因四散逃避，生死存亡未卜者，不在

民在自己鐵蹄之下還有進無退，乃爲反動之聯合戰線，四出勾結土豪劣紳，糾集該縣閭閻聯團，并設秘密機關於祿步墟，名爲同善社，實則私運槍械，收買土匪，陰謀撲滅農會，適廣州發生劉楊叛亂，政局變動，遂倡言分三面進攻廣寧高要兩縣農會，一面由懷集縣土匪下攻，一面由廣寧縣土匪橫擊，一面由內地民團出而響應，并定六月中旬下動員令。急報傳來，本會乃派陳克武，盧耀門，楊日貢三特派員同志，前往主持一切，團結農民一致奮鬥。地主們就將第一區圍得水洩不通，并說要捉拿三特派員槍斃。而新成立之鹿源洞源鄉協會，竟因此被威迫解散。該區協會仍繼續奮鬥，召集全體大會，組織軍事委員會，決議全體會員加入農民自衛軍訓練，團結內部，防守要隘，保持精銳，取守勢而不輕於進攻。敵方也不能越雷池一步。遲數日，省方提報，劉楊敗走，敵方所勾結之土匪，民團，遂潛伏不敢動。而買兇殺刺農會職員，許以千元之代價，其破壞農會之進行仍不少休也。因此我們就可以知道：地主階級之聯合反革命戰線，——土豪，劣紳，土匪，民團，靜待時機，稍觸即發，就有一月三號之慘殺案發生矣！

慘殺之經過與本會之呼籲

劉楊叛變之政局很短期的轉危爲安，使高要地主對農民無所施其殺血政策，但他們壓迫階級的聯合已有相當的成績，如

果一旦集中起來，就很容易爆發給農民以斷頭流血之慘禍，此

時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並不是風潮停止也。況且十三年十月中山縣林警魂之變，廣寧反動地主策土匪領袖李濟源，曾一度親往香港與帝國主義及軍閥陳炯明，買辦陳廉伯接頭，隨至中山與林警魂協商，潛回廣寧，號召西江一帶反動地主階級，并糾集森臂二洞土匪約期起事，先進攻廣寧農會，削革命的民衆勢力，搖動革命基礎，徐圖大舉。卒爲廣寧歷經百戰之農民自衛軍督促縣游擊隊鎮壓下去，而中山之林未幾亦歸失敗。此屢思動作之反革命勢力，雖幾次潛伏下去，但總不能消滅他。吳稚暉先生說反革命聯合一氣的形容詞「揭播總是成堆的」。的確不錯的，一月三日之慘殺，就是搬播已經成堆之禍，即高要，廣寧，德慶三個毗連縣分的反革命地主階級聯合土匪，民團，大刀會進攻之火線。

本會爲高要慘殺案之快郵代電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政治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廣東省政府各軍軍長師長團長農工廳民政廳各縣縣長中國國民黨各級黨部中華全國總工會罷工委員會各報館各團體學生聯合會教育會商民協會商會工會各級農民協會均鑒頃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一電文曰

竊自尋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農民政策，及中央執行委員

隨同特派員陳均權鄧廣華三同志前往調查及主持一切。茲將該辦事處報告抄錄如下：

第一次報告 (一月九日)

我們已于昨晚十時抵肇城，今日即持省協會函及農部函往縣署，縣長李炯，已往祿步或水南，係偕第四軍去先行制止雙方毋得衝突，處置辦法去到再定。此係得之縣署重要職員梁斐說的我問：事前有無接到什麼消息？他說：沒有，因為端源嶺村離此地甚遠，直至本月五日隨接到高要警察第二區署長徐槐堂報告：七日省方亦有電到了，八日便和軍隊商定，於晚間啓行前往辦理。我們便將該函收回到水南見縣長及軍隊後再當面交去。我們已定今晚八點鐘乘船到祿步，趕及軍隊，看他意見如何，再往嶺村安慰和訓練農民。我們看：軍隊縣長既去，敵軍必退，那時他必主張和平解決，在農民本身上，及西江農民運動上，必不能得着多大利益。因為如果對於此案從輕和平了結，則大軍去後，敵人大隊隨時可復至，必不能保，後事更多而且農民受禍必更大也。我們以為爲確保原有農會安全計爲普遍農會組織於高要全縣計，爲打破最岑寂最不革命的西江計，應設法實現下列對於本案應提之條件（一）嚴辦禍首盧沂川梁榮邦伍裕文梁初黃蔚樓謝達卿梁錫贊甘吉雲（二）解除當地反革命派武裝繳交農民（三）開取禍首以外參加此次殘殺農民之

土豪劣紳地主罰金，設置有益農民事業（四）撫恤死亡家屬及幫助傷癘農民醫救和生活費（五）賠償被燒房屋及擄掠一切損失。更做下列各件：（一）逐日發表新聞（此間自然每日派人來省報告消息）（二）省農會發函各地同志報告此案真相。（三）請即在省督高要農會發快郵代電聲請各界援助。餘情待我們到嶺村鄉再作詳細報告及請求。

第二次報告 (一月十一日)

我們于元月十日上午八時，由祿步起行，下午二點到嶺村，看見被燒各村，果然慘慘。一切狀況，都和在省發表的快郵代電及肇城付上的報告差不多一樣。現在祇把我們到嶺村後所得消息報告，并將此間進行及請求之項，詳陳如下。更爲省農會諸兄明瞭此中真相起見，并派鄧廣華同志到省請求指示。附高要廣章德慶三縣護衛團佈告一則云：團勇所過，毫秋無犯，只除亂首，其餘免究。所有鄉民，各宜安守，切勿附賊，自罹重咎，十四年舊歷十一月廿一日佈告。

一。官軍情形 第四軍第十二師第三十四團第一營（周士第）帶隊兩連，於八日晚十一時出發，三時始開行，九日上午七時到祿步。十時由祿步起行，下午四時到羅元宿營，十日早開到伍村，午時到嶺村，即高要農民協會會所在地。李縣長係偕軍隊來的，並帶兩連游擊隊一齊開到嶺村。當李縣長到嶺村時，有二三

此數。同時被敵抱掠耕牛百餘頭，豬三百餘頭，傢私什物一空，損失甚大。戰事起後，本區內各鄉農軍前出赴救，被誘遂鄉一部民團倚樓擊斃我軍陳兆釐一名。戰事復起，在嶺村鄉內敵職竟日，第二區十鄉農軍及廣寧第十六區農軍，各自餘名來援，而黃慰樓率領一部民團預在塘邊分界懸險抵禦，傷廣寧十六區農軍十餘名卒不得進，十鄉農軍至離板附近亦被陳村祐督領一部民團在離板截擊傷斃二十餘人，亦被擊退。四日廣寧十六區及高要各區協會農軍都乘間前來嶺村，以為力保農會之計，詎至五日十時，德慶民團土匪千餘人由雲樓鄉來，廣寧土匪及李濟源殘部亦千餘人由森霄洞來，高要綠步三都等處聯防民團四五百人由羅見鄉來，不下三千餘人，合圍波河料村十鄉等處，我軍接戰二小時，仍以衆寡懸殊，子彈又復告罄，迫得銜出重圍，退至廣寧十六區地面。回頭看見敵人放火盡燒波河料村十鄉等處，同時復將嶺村鄉來燒，各家盡燬於火。是役復斃農軍二名，斃農民三名，並有被敵拉往三聖宮槍斃八名，傷者不計其數。總三四日五日迭次接戰，我軍及會員死傷達百人以上。而四散逃匿生死未悉者，仍不在內。敵又盡掠農村牛豬什物，全體農民逃避深林中，號寒啼飢，無家可歸，慘痛莫名。現敵仍屯聚伍村羅見，仍在派隊搜索深林，恣意殺戮，聲稱仍將第一區未燒各鄉，及第二三區所有房屋盡行焚燬。敵縣三

區二十七鄉農民協會，五千二百會員，不特財產不保，家室流離，卽生命亦不知葬身何所。萬乞設法救援，立派大軍，俾保農民協會，並嚴懲奸兇等情。敵會認定高要農民流血慘案，係為農民犧牲力爭集會自由堅決之表示，亦卽反革命之劣紳土豪地主倚藉民團武裝壓迫農民之明証，懇請貴會繼續總理農民政策，確實給予高要勇敢奮鬥農民以有力之援助，萬望提出通過，電致國民政府，尅日出兵高要，解散匪團，嚴拿盧新川等，置諸重典，並勒令撫恤傷斃各會員，賠償損失，召集流亡。同時對於中山縣張家邊鄉劣紳民團汚吏聯合斃殺農民自衛軍隊長吳兆元案，第三區績麻沙鄉梁社串通民團長麥調槍殺顏喜就案，南海縣石灣三約民團槍傷農軍梁以梁橋梁南案，及中山縣涌頭鄉民團大隊長李公藩槍傷農軍及強掠農軍槍枝案，加以相當處置，農民幸甚等語。茲特通電察照，務請執政諸公，本中國國民黨保護農民政綱，對於上列高要中山南海各縣慘案，從嚴查辦，嗣後對於各級農民協會，加意維護，所有對農民苛徵之士豪劣紳地主民團，分別嚴懲解散，以杜絕反革命根株，萬望各界為有力之援助，農民幸甚。敵會幸甚，廣東省農民協會執行委員會九日叩

本會對於此案認為非常嚴重，除一面通電政府及各界，請求為有力之援助外，一面派農民部特派員本會西江辦事處主任周其

退至近兌，于下午四時，復燒近兌農家二間。敵仍進前至嶺村西側山岡，革命軍向敵排射，敵始回塘尾。復將塘尾圍困，急報到時，已下午五時。周營長以時將傍晚，且塘尾與嶺村間，盡屬敵人範圍內，不下二三千人，暫難派兵救援。且上官派隊命令中，聲述李軍長來電係着派隊制止，聽候政府秉公解決。且奉令時，祇約四日回肇城的，沒有着令進攻，須報告上官，得其命令，並多派隊來，乃能進攻敵人。今已將情形報告上官，并說明三五日不能回軍之意，目下只先要在嶺村一帶佈防，以免敵人進攻，聽候命令。周營長與李縣長，擬明日如無敵人來攻，則退至竹岡或羅源，軍隊仍派一部份防衛嶺村。本晚周營長派出兵士一連，在嶺村西北方山頭放步哨。農軍及游擊隊，由李縣長指揮，將一半步隊放出步哨在嶺村東北一帶山頭。看見今晚除塘尾消息未能知悉外，想敵人不至乘夜進攻也。

二、農軍及農民情形 第一二三區農軍，都奮勇可嘉，針鋒約百桿，粉鎗百餘桿。自一月三日起，晨早一戰，下午一戰，及五日一戰，連今日援救羅板一戰，凡經四次劇戰。雖皆敗退，而奮鬥精神越加猛進。此間廣寧社岡拆石農軍，倍覺勇敢，今日因接羅板農村被焚燒急報，要求縣長及革命軍出隊，未得允許，乃單獨往救，退敵至芸洲，將禍首黃蔚樓砲台圍困，因敵人來援，衆寡不敵而退。及見敵復將近兌農家焚燒，又向李縣長請救，

曾包圍縣長，整肅軍隊，不得結果，而表示態度至爲悲壯。我們看見農軍一種悲壯態度，激昂慷慨，真令人起敬也。他們到嶺村對我們說，其怪李縣長和平主張，而軍隊又不援救羅板近兌塘尾，亦殊不解。可惜我們連戰多日，子彈已缺，否則我們情願衝鋒前進也。今周營長李縣長如果肯出戰，我農軍願當先鋒，死而無悔，一種勇往直前氣概，可以抵人千百矣。惟今日敵人進至將近嶺村，槍聲不遠時，嶺村及附近各鄉農民，多有扶老携幼搬遷什物再事逃避，情形又至爲可憫。我們力勸他們安居，如果今晚無事，則逃往山林者二日間當可回齊也。在村未有逃避之農會會員，仍屬甚多，担任軍隊嚮導連轉，甚爲奮勉。第二三兩區，軍力現雖照願遇到，農民畏禍，今仍多在山頭住宿，情狀殊亦可憐矣。省農會安慰農民及獎勵農軍函已發出，且將此意詳加慰勉矣。

三、敵人方面情形 此次來攻高要農會者，實以高要三都（濠源都寧洞都祿步都）業主劣紳土豪爲主動，而德慶雲樓村及廣寧大坑等處土豪劣紳地主輔之。田主軍份子，爲德慶民團土匪，廣寧土匪，三都民團及三聖宮大刀會，總共不下三四千人，計民團土匪，大刀會人數約各佔三分之一，而德慶爲獨多，現田主軍勢力，在嶺村西北一帶，而以羅建（離嶺村約十二里）三聖宮（離嶺村二十里）爲大本營。所過敵人勢力範圍內各鄉，砲樓頗

十餘紳士來見縣長，說農軍繳槍及農民種稻不是。李縣長對他們頗覺態度嚴重。對他們說明三民主義，國民黨農工政策及農民協會辦法，與農民痛苦的話。更說及你們須即加入國民黨成立黨部贊成革命，並說你們智識階級及有錢人，雖非農民不能加入，亦應任農民加入，并須極力贊助等話。態度尚覺不錯。周營長不失革命軍人本色。所有官長士兵，都待農民異常親愛。惟縣游擊隊對農民頗多嫌意，然尚能協同軍隊防衛地方。所差者，該游擊隊似乎未嘗受過政治訓練。李縣長有進行雙方調和意。當到伍村與各地富紳談話時，已微



連李縣長也要惱了。只得派當地紳士着令勸止進攻，並擬看明日有無效果，再定辦法。農軍援隊不至，抵敵不過，遂即退回。敵隊長便跑回，照實報告，露此意。及到嶺村，農民報告今早八時燒糧板農民屋四間，農民二百人往救，敵人數百人來攻，斃我農軍蘇成一名，請派隊援救。李縣長着農軍收隊，謂我自有和平解決辦法，隨派游擊隊長帶六七十人往羅板炮台，大聲喝謂奉縣長命令制止開戰，要你們和平解決！樓內敵人答謂我是國民黨，國民黨打農會，可比兄長打細佬，又有什麼不合之處，不說你是縣長命令，便是孫文復生，也是不服的。隨即排槍掃射，游擊隊長便跑回，照實報告，敵

第三次報告 (二月十三日下午八時發于高要嶺村)

一、廣華同志十一日去後，李縣長周營長帶隊回伍村，(三都中之濃都圍局所在地，亦即暗中助逆而視為中立之地主劣紳所在地)約我們同住，到時已下午四時，而李縣長預約伍村地主所招集之神富仍未至。大概是怕扣留而不敢來。後來經幾許催促始勉強派出倫超炎宋瑞章為代表。經李縣長嚴厲責成，周營長表示威勢，而又由我們對紳士們(此時除伍村紳士外，還有自作調人之陳鑑波梁碩西林植西等)說明農會堅持奮鬥真相。此時該地主紳士代表等均覺恐懼，願具甘結遵令解散大刀會制止民團不再向農會進攻，聽候政府查辦。時周營長以奉令來制止，只帶四天伙食，復于是日得接團長轉達命令，着依照前令事竣回肇，須日間帶隊離去；而李縣長則更以此事已告一段落，須聽政府命令。遂與周營長約定日期回肇。是晚我們隨周營長到羅院鄉農會宣傳(因我們恐紳士代表甘結靠不住故軍隊只進住該鄉預備有事救應)李以紳士報告水南等鄉農軍，有圍攻水南地主劣紳消息，則在伍村宿營，十二日早往水南調查。我們於晨早亦往水南。(查並無農軍圍攻地主事)而周營長亦於是日拔隊往。我們在水南鄉宣傳後，即往竹園鄉農會宣傳。而李縣長周營長遂於十三日晨早回肇步，乘船回肇。我們亦即於是日下午回多來鄉宣傳後(日間查得多來思可伍村等處有不日成立農

會意，而王元周鄉官塘等且已定期舊曆十二月初二初三成立)便回嶺村。目前我們的工作是(一)要乘地主劣紳聲勢稍縮，農民趨向農會，從速作普遍的宣傳。(二)高要分九區，而第二區面積人口幾等四會一縣，(現成立之第二三區都在區內)我們着令各鄉担任宣傳，務必盡一月內，成立該第二區內各鄉農會以增加農民聲勢。(三)高要神打(即大刀會)為數甚多，如果仍舊不為設法宣傳，使之感化，終為農會大患。現先以農民大聯合窮人不打窮人，務令農民發生階級觀念，以此引起大刀會憎仰農會。現更設法聯絡不來攻殺農會之「神打」，以減少地主利用之勢力。(四)同時出巡已成立農會各鄉，安慰并勉勵我們農民。

二、十一日至十三日間沒有戰事，或者是紳士繕具甘結代表的權力，然而「神打仔」還有六七百人駐在三聖宮，民團三四百人駐在龍城，還未解散。各鄉農會農民因此仍覺不安。軍隊去後而廣寧十六區受省農會令派來之農軍亦復回去；又以高要農軍彈在缺械劣，谷米(軍食)無着，無法多駐農軍，以故農軍仍舊恐慌仍舊在山頭駐紮，日夜恐慌敵人復至，各人日間在家，夜間山，為狀甚慘。兼之寒衣棉被，悉被擄掠，連我們晚間亦無棉蓋，寒夜非常難過；則山頭農民寒苦更可知矣。看來如解決稍遲，農民不死於敵，亦死於寒風中。此事如果有法解決農民棉

多，而堅樓亦有三四處，恐非砲攻不能，早平敵。看來敵勢非常猖獗，知革命軍到，而仍着手燒燬羅板近兌及包圍塘尾，又復拒絕李縣長和平解決之主張，可見敵人反革命行為之堅決。且德慶廣寧高要三縣聯合，又聚眾三四千人，此案殊非細小。倘不迅予武力解決，澈底嚴辦，不特高要，德慶廣寧都必難辦，而原有之農會亦將不保矣。

我們在此縣付手段及最近進行方案：(1)極力請李縣長顧全農民利益；(2)勸告逃避在外之農民回家參加革命工作；(3)加意訓練農民；(4)農會須分部辦事，使明門等應有之組織；(5)告誡農民聯絡兵士，收農民聯合之效；(6)告誡農民不可存有對敵村之無意識復仇觀念。

附 禍 首 姓 名

宋超初(大地主，萬誠藥居佐羅建鄉)；盧少典(大地主居住水南鄉，三約民團局長)；伍裕文(萬餘誠藥居西河鄉東約民團長)；黃啟樓(劣紳居住云洲鄉)；陳才祐(小地主居住羅板)；甘吉云(劣紳居住水南)；謝遠卿(大地主居住嶺村)；梁錫贊(大地主為神功仔總指揮，梁榮邦(大地主三都局長住五村鄉)

各 鄉 掠 劫 斃 焚 燒 屋 宇 列 下

領村鄉：被焚屋宇一百四十八間，劫去耕牛八十五頭，家物財產金村掠盡，死傷合計十二名。波河鄉：焚屋三十九間，耕牛

約五十餘頭，豬約十餘隻，家財全劫盡。料村鄉：焚屋十二間，耕牛十一頭，豬十餘隻，家財劫盡斃命十三名。近兌鄉：焚屋三間，家財盡劫，雙源浪鄉：斃命一人，河杜鄉斃命一人。答洞鄉斃命二人。洞源鄉斃命一人。廣寧十六區斃傷各一人。

附 徐 區 長 報 告 縣 署 呈 之 公 文

呈為轉呈事，竊職於一月三日申刻，接二分署長萬急電報稱：農民與上選鄉民衝突，致成械鬥，請派警兵到境彈壓，以解糾紛等情據此。職等即飭警長林其英帶同警兵會同二區團勇馳往該起釁地方，妥為勸解。去後，隨據二分署陳煥文呈稱：該分署轄內地方，於一月二號夜五點時候，三聖宮鄉民會同神功仔(即大刀會)約千餘人，由黃啟樓陳村祐謝庭泰賴展陵盧少典(即盧沂川)等主動，與嶺村農會衝突，槍聲隆隆。至上午九時止，聞焚去農民辦事處一所；房屋多間，并搶去耕牛約一百餘頭。惟百造傷斃多少，一時未能查悉，候查明續報。當時雖四出調停，無從着手。現在各自糾衆，相持不下，若無官軍制止，地方騷擾，更難收拾等語。及在警長林其英返署具報：謂該處火線，不能親到，惟聞肇事各節，亦大畧相同。據此情形，除加派警員分赴二分署會同該署長帶領團警往肇事地方制止外，理合備文轉呈鈞署察核，仍候指令祇遵，實為公便。謹呈高要縣長李。警察第二區署區長徐槐堂印。十五，一，五日。

，如趙傑蕭傑李順林炳林才郭求等，大肆敲剝，魚肉農民。各分局長如鄧家仁（東海十六沙護沙分局長）趙其炤（黃梁都護沙分局長）麥湘南（小樓護沙分局長）盧全忠（峰溪護沙分局長）之流，無不大肆毒饑。以改紅票黑票，並行不悖。所編匪軍，賊性未改，假護沙之名，行盜匪之實。或勒收賭規，傷殘人命。或擄人勒贖，搶掠財物。或圍繳農軍自衛槍械。或焚燬農村，佔駐碼頭。甚至將被擄人公然薙藏匪巢。將劫得贓物，公然在匪鄉拍賣。凡此種種，均有事實証明。茲將其歷次罪惡揭其匡略如左。

一，前據中山第九區潭洲區農民協會二十二日郵電，稱沙棍鄧家仁，糾率安平沙局中隊十隊長梁有帶晏二號沙船吳祖聯，同大岡著匪李順等，勒收紅黑票。當日率匪到東流沙圍攻農民

自衛軍，騎劫會員禾船，由本區農民自衛軍截回。二十一日復率匪到北流沙圍攻，劫去禾船一艘，擄去會員梁和珠一名，勒交護沙費六毫，護沙局軍費一毫，附加軍費一毫，黑票貳元，沙捐特別軍費尙不在內。除禾船由農軍截回外，擄去會員梁和珠，仍未放回。其餘農民有無被擄，尙未查悉。續據該會廿三日郵電，稱廿二日該沙棍復乘坐安平沙局輪船二艘，武裝駛入敵區河面。分派安平沙局，東海十六沙局勇隊聯同土匪式民團，制止農民收穫。除廿二日勒收之紅黑票外，再勒收民團費五毫，始准割禾。是日在田工作農民吳祥孔有成兩名失踪。復據該會呈稱鄧家仁，復使其心腹之袁帶舊部著匪杜炳，及順德沙棍羅宗來，勾串鄉內地痞周祥孔廣榴連日潛到區內各沙勒嚇農民，

被問題，則農民感激當不淺耳。前開罷工委員會有棉被剩下，未知現尙有否？如有請設法寄給農民何如？

三、李縣長以紳士既具甘結，即當此案告一段落，如果政府沒有別種辦法彼將作了事矣。照我們意思提出下列解決辦法，請商決即進行。(一)設立高要綏輯軍事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一大，省政府農工廳一人，高要縣長，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一人，省黨部一人，省農民協會一人，第四軍高級軍官一人共七人組織之。(二)在省開會(或在肇城)決定各種條件(其條件照第二號報告所列加多解散高要第二區三都聯防團局一條。(三)由該委員會議決後，嚴令第四軍派兵兩營及李縣長帶領游擊隊從速依照議決切實執行之。以上三條我們認定非此不能迅速解決此案，非此不足以確保農會，更非此不足以利西江農民運動進行而鎮壓反革命之繼起也。

解決此案應注意之點

我們從上項各種報告的事實來觀察一下，最少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並值得政府及革命的民衆注意的：(一)此次事變，完全爲反動勢力集中壓迫革命的民衆勢力；此種反動勢

曾 鏞

中順護沙局長曾鏞，接事以來，勾結一班劣

力，不特足以摧殘農會，屠殺農民破壞黨的農民政綱；他們並可以有機會使不止一隅的反動勢力聯合，而搖動革命基礎。(二)反動勢力集中，可得以以下分析：(甲)李濟源勾結香港帝國主義及軍閥，利用本地民團，土匪，大刀會，爲其潛勢力。(乙)與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勾結之佛山大地主兼商團叛變禍首陳恭受和李濟源在西江爲倚角之勢。(丙)同善社爲西江反動地主劣紳土豪之大本營，底下有三種武裝勢力：(一)土匪(二)民團(三)大刀會爲其主要力量，因反動派用愚民手段，棍騙秘密結社之無知農夫以神怪之說，「皇帝大一統天下」是他們利用農民入大刀會之口號。因此：要解決此案要認定，1保護及擴大革命的農民羣衆力量，鎮壓反動的地主而解除其武裝。2嚴緝此次禍首及李濟源歸案迅辦。3實行解散同善社及匪團，4對於大刀會如果是純粹農民份子，應設法宣傳改變其復古觀念，在相當時間使改組爲農民協會的組織。5痛剿土匪，因爲此地土匪是屢年的積寇，非剿辦不爲功。6撫恤死傷農軍及農夫農婦，7賠償此次事變中之鉅大損失。

—— 噓 噓 ——

泉

紳土豪，如劉葵階陳作舟陸杰等，收編大帮土匪

礪樓，自衛軍以衆寡不敵，且戰且退，被匪搶去長槍乙枝，失去三枝。自衛軍一人不知下落，遂被佔據。樓上銀物，搜掠一空，嗣將梁統綸父子押回神灣護沙局轉落東霹艦駛往金斗灣灣口。勒索百二十元方允放贖等情。此又一事也。

三，前據中山縣農民協會呈報，轉據逆涌蝦山月坑小托鐵山南澳蓋山等七鄉農民協會呈報，該七鄉沙田數約百餘頃，向隸屬第八區黃梁鎮護沙範圍。七鄉農民，久痛護沙局長趙其紹趙小浦肆意加征。復苦於護沙隊長趙傑趙炳廷串匪擄勒。迫組農民協會以籌自衛。對於政府應征沙捐等費，絕對違章繳納。詎料趙其紹趙少浦力謀摧陷，晚造收割時，已嚇使趙傑勾結廣東堂匪夥，在七鄉屬內沙田。每畝勒收行稅六

毫。乃志尤未足，於舊歷十一月初二夜，蝦山賴玉良載谷一千九百五十石駛蝦山涌口候拖出售，突被趙傑駕輪騎擄而去。槍斃蓋山農民自衛軍周細苟一名，奪去蓋山自衛軍旗幟一面，及九响毛瑟槍一桿，子彈八十顆，五响七九槍一枝，子彈一百顆。初三夜小托吳家安家良滌涌何能郁等，共僱林榮金船載谷赴江，家安占谷一千二百石，家良占谷六百石，能郁占谷八百二十石，共二千六百二十石，由滌涌口搭振興火船拖至竹洲頭，又爲趙傑親駕匪輪兩艘截擄。內有搭客小托鄉吳章買逆涌鄉何牛黃長禮梁德榮等數名，及振興火輪，一併擄匿小黃洋。隨將各粒在匪鄉大赤坎，悉行起沽。何牛旋蒙福軍起放，事實確鑿，有証可稽。乃趙傑等匪志益肆，特有前擄谷石多金，賄串中順護沙局